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

列傳百四

良吏下

裴懷古

張知審

弟知泰

知默

楊元琰

子仲昌從新書增

倪若水

李濬

陽嶠

宋慶禮

姜師度

強循

和逢堯

潘好禮

楊茂謙

楊瑒

崔隱甫

李尙隱

呂誼

蕭定

蔣沅 父欽緒從新書增 薛珏 子存慶從新書增

李惠登 任迪簡

范傳正 袁滋

薛萃 兄芳子膺齊 閻濟美

韋丹 從新書增 盧宏宣 從新書增

薛元賞 從新書增 何易于 從新書增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也儀鳳中詣闕上書授下邳主簿
長壽中累轉監察御史時姚嵩蠻首反叛詔懷古往招
輯之懷古申明賞罰賊徒歸附者日以千數乃俘其魁
首處其居人而還蠻夷荷恩立碑頌德時恒州鹿泉寺

僧淨滿爲弟子所謀密畫女人居高樓仍作淨滿引弓而射之藏於經笥已而詣闕上言僧呪詛大逆不道則天命懷古按問誅之懷古究其辭狀釋淨滿以聞則天大怒懷古奏曰陛下法無親疎當與天下畫一豈使臣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寬之乎臣今慎守平典雖死無恨也則天意乃解聖厯中間知微充使往突厥懷古監其軍至虜庭默啜立知微爲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僞職懷古不從將殺之懷古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不毀節以求生請就斬所不避也乃禁錮隨軍因挺身奔竄以歸

素羸弱不能騎宛轉山谷間僅

達并州時長史武重規縱暴左右妄殺人取賞見懷古
至爭執之有果毅嘗識懷古疾呼曰裴御史也遂免

拜祠部員外郎時姚嵩蠻首相率詣闕頌懷古綏撫之
狀請爲牧守以撫之遂授姚州都督以疾不行轉司封
郎中時始安賊歐陽倩擁徒數萬剽陷州縣授懷古桂
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纔及嶺飛書招誘示以禍福
賊徒迎降自陳爲吏人侵逼乃舉兵耳懷古知其誠懇
乃輕騎以赴之左右曰夷獠難親未可信也懷古曰吾
仗忠信可通於神明況於人乎因造其營以慰諭之羣
賊喜悅歸其所掠財貨納於公府諸洞酋長素持兩端
者盡來款附嶺外悉定復歷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府

長史所在爲人吏所慕神龍中遷左羽林大將軍行未
達都復授并州長史吏人聞懷古還老幼相攜郊野歡
迎時崔宣道代懷古爲并州下車而罷出郊以候懷古
懷古恐傷宣道之意命官吏驅逐出迎之人而百姓奔
赴益衆其爲人所思如此俄轉幽州都督徵爲左威衛

大將軍

孫佺代之佺不知兵遂敗其師

尋卒

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

其馭士信臨財廉國名將云

張知謩

字匪躬

蒲州河東人也

幽州方城人

徙家于岐少與兄

知元知晦弟知泰知默五人勵志讀書皆以明經擢第
儀質瓌偉眉目疎朗曉於元理清介自守故當時名公

爭引薦之遞歷畿赤知審知泰知默調露後又歷臺省

知審監察御史裏行
知默左臺侍御史

知審天授後歷房和舒延德定稷

晉洛宜貝十一州刺史所蒞有威嚴人不敢犯通天中

知泰爲洛州司馬知默爲秋官郎中知審自德州入計

則天重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以賜其

本曰人或有才未必有貌卿家昆弟可謂兩絕時人稱

之尋以知泰爲夏官地官侍郎益州長史中臺右

新書左

丞

封陳留縣公

初知審爲房州時中宗以廬陵王安置房州

制約甚急知審與董元質崔敬嗣相次爲刺史皆保護

供擬豐贍中宗德之及神龍元年中宗踐極自貝州追

知謩爲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范陽郡公知泰自兵

部侍郎授右御史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漁陽郡

公

知泰奏置東都諸關十七所譏斂出入百姓驚駭樵米踊貴卒罷不用議者羞薄之

鬚髮華皓

同貴於朝時望甚美之知泰以忤武三思出爲并州刺

史天平軍使仍帶本官尋又爲魏州刺史景龍二年卒

優詔褒贈謚曰定時知謩爲洛州長史東都副留守又

歷左右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開元中

卒年八十知謩敏於從政性亮直不喜有請託求進無

才而冒位者故子姪經義不精不許論舉知默嘗與來

俊臣周興

監察御史王守慎

等同掌詔獄

守慎雖其甥惡鞠引之暴不得去請度爲

浮屠后陷於酷吏子孫禁錮知泰開元中累贈刑部尙

書特進知元子景昇知泰子景佚開元中皆至大官門

列榮戟白雀巢其庭

楊元琰字溫號州閩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隋禮部尙書希曾孫

也初生時數歲不能言相者曰語遲者神定此必成大

器也及長偉姿儀以器局見稱居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初爲

平棘令號爲善政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厲再擢永寧軍副使忤用事者免載初中

累遷安南副都護又歷蘄蒲晉魏宣許六州刺史涼梁

二都督荆府長史前後九度清白昇進累降璽書褒美

長安中張柬之代元琰爲荊州長史與元琰泛江中流

言及則天革命議諸武擅權之狀元琰發言慷慨有匡復之意及東之知政事奏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至都東之謂日記昔江中之言乎今日之授意不細也乃結元琰與李多祚等定計誅張易之兄弟及事成加雲麾將軍封宏農郡公食實封五百戶仍賜鐵券恕十死俄而張東之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覺變奏請削髮出家仍辭官爵實封中宗不許敬暉聞而笑曰向不知奏請出家合贊成其事剗却胡頭豈不妙也元琰多鬚類胡暉以此言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由衷之請不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

玟竟以先覺獲全尋加金紫光祿大夫轉衛尉卿明年
李多祚等被誅元玟以曾與多祚同立功亦被繫獄問
狀賴中書侍郎蕭至忠保明之竟得免罪又轉光祿卿
景龍中抗疏請削在身官爵迴贈父官中宗許之乃追
贈其父越州長史睿宗卽位三遷刑部尙書改封魏國
公開元初拜太子賓客設位東宮太子爲拜致仕六年卒于家年
七十九諡曰忠生平無留蓄中外食其家常數十人臨終敕諸子薄葬子仲嗣密州刺
史仲昌吏部郎中仲昌字蔓以通經爲修文生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對策元宗擢第一授
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遷監察御史坐累爲孝義令
鸞降庭樹太守蕭恕表其政徙下邳終吏部郎中仲昌
資長於吏常分父邑租振宗黨御
身以約善與人交士樂從之游云

倪若水

字子泉

恒州藁城人也

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劍南道繩舉嚴

允課

開元初歷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

政尙清靜人吏安之又增修孔子廟堂及州縣學舍勸勵生徒儒教甚盛河汴間稱詠不已四年元宗令宦官往江南採鵲鵲等諸鳥路由汴州若水知之上表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倦擔負飯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陛下方當以鳳皇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卽鵲鵲鵲鵲曷足貴也陛下昔潛龍藩邸備

歷艱虞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復何求哉臣承國厚恩超居重任草芥賤命常欲殺身以効忠葵藿微心常願墮肝以報主瞻望庭闕敢布腹心直言忤旨甘從鼎鑊手詔荅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採鳥稍多卿具奏其事辭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委以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嘉慰使人朕已量事決罰禽鳥並令放訖今賜卿物四十段用荅至言

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

卿過州若水饒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尋入拜戶部侍郎七年復授尙書右丞卒

李濬隴西人祖世武濬睿宗卽位加銀青光祿大夫上在東宮選爲太子中允又出爲麟州刺史政有能名開元初置諸道按察使盛選能吏授濬潤州刺史江東按察使累封真源縣子州人孫處元以學行著名濬特加禮異累表薦之仍令子麟與之結交處元竟稱疾不起濬尋拜虢潞二州刺史又拜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攝御史大夫所歷皆以誠信待物稱爲良吏及去職咸有遺愛八年卒官贈戶部尙書諡曰成子麟自有傳

陽嶠河南洛陽人其先自北平徙焉北齊右僕射休之
元孫也儀鳳中應八科舉授蔣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
安中桓彥範爲左御史中丞袁恕已爲右御史中丞爭
薦嶠請引爲御史內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嶠不樂搏
擊之任謂彥範等曰聞其不情願如何彥範曰爲官擇
人豈待情願惟不情願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
抑躁求之路再思然其言擢爲右臺侍御史景龍末累
轉國子司業嶠恭謹好學有儒者之風又勤於政理循
循善誘及在學司時人以爲稱職奏修先聖廟及講堂
因建碑前庭以紀崇儒之事睿宗卽位拜尚書右丞時

分建都督府以統外臺精擇良吏以嶠爲涇州都督府
尋停不行又歷魏州刺史充兗州都督荊州長史爲本
道按察使所在以清白聞魏州人詣闕割耳請嶠重臨
其郡又除魏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累封北平伯薦尹
知章范行恭趙元默等爲學官皆稱名儒時學徒漸弛
嶠課率經業稍行鞭箠學生怨之頗有喧謗乃相率乘
夜於街中毆之上聞而令所由杖殺無理者由是始息
嶠素友悌撫孤姪如己子常謂人曰吾雖位登方伯而
心不異於曩時一尉耳識者甚稱歎之尋以年老致仕
卒于家諡曰敬

宋慶禮洺州永平人舉明經授衛縣尉則天時侍御史
桓彥範受詔於河北斷塞居庸岳嶺五迴等路以備突
厥特召慶禮以謀其事慶禮雅有方略彥範甚禮之尋
遷大理評事仍充嶺南採訪使時崖振等五州首領更
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懼其炎瘴莫有到者慶禮
躬至其境詢問風俗示以禍福於是安堵遂罷鎮兵五
千人

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習識
邊事拜河東河北營田使

開元中累遷貝州刺

史仍爲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
帶奚契丹則天時都督趙文翽政理乖方兩蕃反叛攻
陷州城其後移於幽州東二百里漁陽城安置開元五

年奚契丹各款塞歸附元宗欲復營州於舊城侍中宋
璟固爭以爲不可獨慶禮盛陳其利乃詔慶禮及太子
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充使更於柳城築營
州城興役三旬而畢俄拜慶禮御史中丞兼檢校營州
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幽州及漁陽淄青等戶并
招輯商胡爲立店肆數年間營州倉廩頗實居人漸殷
慶禮爲政清嚴而勤於聽理所歷之處人吏不敢犯善騎
日能馳數百里性甘於勞苦然好興功役多所改更嘗於邊險置窰
立槍以邀賊路議者頗嗤其不切事也七年卒贈工部
尚書太常博士張星議曰宋慶禮大剛則折至察無徒

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案諡法
好巧自是曰專請諡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曰慶
禮在人苦節爲國勞臣一行邊陲三十年所戶庭可樂
彼獨安於傳遞稼穡爲艱又能實於軍廩莫不服勞辱
之事而匪懈其心守貞堅之規而自盡其力有一於此
人之所難况營州者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
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尙矣往緣趙翽作牧
馭之非才自經隳廢便長寇孽故二十年間有事東鄙
僵屍暴骨敗將覆軍蓋不可勝紀大明臨下聖謀獨斷
恢祖宗之舊復大禹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強

衛指期遂往稟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鼙鼓親總其役
不愆所慮俾柳城爲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蓋爲
此也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
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而云所亡萬計
一何謬哉及契丹背誕之日懼我犄角之勢雖鼠穴自
固而駒牧無侵蓋張皇彼都繫賴之力也安有踐其跡
以制其實貶其諡以徇其虛採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
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素行
之迹可尋易名之典不墜者也星復執前議慶禮兄子
辭玉又詣闕稱寃乃諡曰敬

姜師度魏人也明經舉

調丹陵尉龍崗令有清白稱

神龍初累遷易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爲河北道監察兼支度營田使師

度勤於爲政又有巧思頗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北

漲水爲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魏武舊渠傍海穿漕

號爲平虜渠以避海艱糧運者至今利焉尋加銀青光

祿大夫累遷大理卿景雲二年轉司農卿開元初遷陝

州刺史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常自倉車載米

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遂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

所省萬計

拜太子詹事元宗徙營州治柳城拜營田支度修築使

六年以蒲州爲

河中府拜師度爲河中尹令其繕緝府寺先是安邑鹽

池漸涸師度發卒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

其利再遷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

陂擇地引雒水及堰黃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

內置屯十餘所收穫萬計

帝幸長春宮嘉其功下詔褒美

特加金紫光

祿大夫

賜帛三百疋

尋遷將作大匠明年左拾遺劉彤上言

請置鹽鐵之官收利以供國用則免重賦貧人使窮困

者獲濟疏奏令宰相議其可否咸以爲鹽鐵之利甚裨

國用遂令師度與戶部侍郎強循並攝御史中丞與諸

道按察使計會以收海內鹽鐵其後頗多沮議者事竟

不行師度以十一年病卒年七十餘師度旣好溝洫所

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
傅孝忠善占星緯時人謂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看天姜
師度一心穿地傳之以爲口實

强循者

字季先

鳳州人亦以吏幹知名官至大理卿

化累雍州

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畜多暍死循教人渠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强公渠詔書褒予甚厚歷大理少卿太子右庶子爲政辦給不爲威嚴遇人盡信不疑然當時恨其少文云又有和逢堯者岐州

岐山人性詭譎有辭辯

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任百度有司讓曰

昔桀不道伊尹負鼎干湯今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逢堯不能答流莊州十餘年乃舉進士高第累擢監察御史睿宗時突厥默啜請尙公主許之逢堯以御史中

丞攝鴻臚卿充使報命既至虜庭默啜遣其大臣

頡利謂

逢堯曰敕書送金鑲鞍檢乃銀胎金塗豈是天子意爲

是使人換却如此虛假公主必應非實請還信物罷和

親之事遂策馬而去逢堯大呼命左右引馬迴謂曰漢

法重女壻令送鞍者祇取平安長久之義何必以金銀

爲升降耶若爾乃是可汗貪金而輕銀豈是重人而貴

信默啜聞之曰承前漢使不敢如此不可輕也遂設宴

備禮逢堯又說默啜

逢堯說之曰天子昔爲單于都護思與可汗通舊好可汗當嚮風慕

義襲冠冕取重諸蕃默啜信之

令裹頭著紫衫南面再拜遣子隨逢堯

入朝逢堯以奉使功驟遷戶部侍郎尋以附會太平公

主左遷朗州司馬開元中累轉柘州刺史卒于官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少與鄉人孟溫禮楊茂謙爲莫逆

之友好禮舉明經累授上蔡令理有異績擢爲監察御

史

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
府司馬居後母喪詔奪服固辭不出

開元三年累

轉邠王府長史俄而邠王出爲滑州刺史以好禮兼邠

王府司馬知滑州事王欲有所遊觀好禮輒諫止之後

王將鷹犬與家人出獵好禮聞而遮道請還王初不從

好禮遂卧於馬前呼曰今正是農月王何得非時將此

惡少狗馬踐暴禾稼縱樂以損於人請先蹋殺司馬然

後聽王所爲也王慙懼謝之而還好禮尋遷豫州刺史

爲政孜孜而繁於細事人吏雖憚其清嚴亦厭其苛察

其子請歸鄉預明經舉好禮謂曰國法雖平汝若經業未精則不可妄求也乃自試其子經義未通好禮大怒集州寮笞而柳之立於州門以徇於衆俄坐事左遷溫州別駕卒好禮常自以直道不附於人又未嘗叙累階勲服用麤陋形骸土木議者亦嫌其邀名

楊茂謙者清河人竇懷貞初爲清河令甚重之起家應制舉拜左拾遺出爲臨洺令時洺州稱茂謙與清漳令馮元淑肥鄉令韋景駿皆有政理之聲茂謙以清白聞擢爲祕書郎時竇懷貞爲相數稱薦之由是歷遷大理正左臺御史中丞開元初出爲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

與司馬張懷玉本同鄉曲初善而末隙遂相糾訐坐貶

桂州都督尋轉廣州都督以疾卒

楊瑒

字瑒光

華陰人高祖縉陳中書舍人以辭學知名

終交

愛九州都督武康郡公子林甫陳亡始自江左徙關中

代領都督隋滅陳踰三年乃降陳亡始自江左徙關中

林甫字衛卿為柳城太守高祖軍興遣其子琮招之挈

郡以來授檢校總管足疾不能造朝帝以絳州寒涼拜

刺史累封

祖琮字孝絳州刺史

為上津令會天下亂棄官與秦王同里居武德

初為王府參軍兼庫直隱太子事平詔親王宰相一人

入宴而琮獨預太宗賜懷昔賦申以恩意歷沔綏二州

刺史姆饋孺子以餅妻偽瑒初為麟遊令時御史大夫

受而棄之垣外人咨其廉瑒初為麟遊令時御史大夫

寶懷貞檢校造金仙玉真二觀移牒近縣徵百姓所隱

逆人資財以充觀用瑒拒而不受懷貞怒曰焉有縣令

卑微敢拒大夫之命乎瑒曰所論爲人寃抑不知計位
高卑懷貞壯其對又中宗時韋庶人上表請以年二十
二爲丁限及韋氏敗省司舉徵租調瑒執曰韋庶人臨
朝當國制書非一或進階卿士或赦宥罪人何獨於已
役中男重徵丁課恐非保人之術省司遂依瑒所執一
切免之瑒由是知名擢拜殿中侍御史開元初遷侍御
史時崔日知爲京兆尹貪暴犯法瑒與御史大夫李傑
將糾劾之傑反爲日知所構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
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矣上以其言切直
遽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爲歙縣丞瑒歷遷御史中丞

戶部侍郎上會於延英殿召中書門下與諸司尙書及
場議戶口之事場因奏人間損益甚見嗟賞時御史中
丞宇文融奏括戶口論者或以爲不便敕百寮省中集
議時融方在權要公卿已下多雷同融議場獨與盡理
爭之尋出爲華州刺史

帝封太山集樂工山下居喪者亦在行場調起直經使和鍾律

非人情所堪
帝許乃免

十六年遷國子祭酒表薦滄州人王迴質

瀛州人尹子路汴州人白履忠皆經學優長德行毓茂
堪爲後生師範請追授學官令其教授以獎儒學之路
及追至迴質起家拜諫議大夫仍爲皇太子侍讀履忠
以年老不任職事拜朝散大夫放歸家子路直宏文館

教授場又奏曰竊見今之舉明經者主司不詳其述作
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難每至帖試必取年頭月日孤經
絕句且今之明經習左傳者十無二三若此久行臣恐
左氏之學廢無日矣臣望請自今已後考試者盡帖平
文以存大典又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若無甄異
恐後代便弃望請能通周儀禮公羊穀梁者亦量加優
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
任散官遂著於式由是生徒爲場立頌於學門之外又

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
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
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
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

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
官廩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
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史浮虛之徒耗先王禮義非得
與服勤道業者絜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
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爲限約以黜再遷大理卿以
退之欲望俊乂在朝難矣帝然其言

老疾辭職二十三年拜左散騎常侍尋卒

年六十八贈戶部

尚書諡曰貞瑒嘆禮儀廢絕雖士大夫不能行之其家

子女婚冠及有吉凶之會皆按據舊文更爲儀注使長

幼遵行焉

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

瑒伯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閒居賦自託常曰得用

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

足矣位終司屬卿安平縣男瑒從兄晏精

孝經學常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儵之曾孫也祖濟太

子洗馬父元彥太平令隱甫

解褐左玉鈐衛兵曹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浮

屠惠範倚太平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爲所擠貶
邛州司馬元宗立擢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

開元初再遷洛陽令理有威名

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

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
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
貫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緡孫佺敗績于奚擢隱甫并州
司馬護邊會兄逸甫疾甚未及行詔責還留下除河南

令九年自華州刺史轉太原尹人吏刊石頌其美政十

二年入爲河南尹十四年代程行謚爲御史大夫時中

書令張說當朝用事隱甫與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

劾其犯狀說遂罷知政事隱甫在職強正無所迴避自

貞觀年李乾祐爲御史大夫別置臺獄有所鞠訊便輒

繫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已下各有禁人牢扉常滿隱甫引故事奏以爲不便遂掘去之

其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廚院云

又憲司故事大夫已下至監察御史競爲官政略無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殆半羣寮側目是冬敕隱甫校外官考舊例皆委細參問經春未定隱甫召天下朝集使一時集省中一日校考便畢時人伏其敏斷帝嘗謂曰卿爲御史大夫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也隱甫旣與張說有隙俄又遞爲朋黨帝聞而惡之特免官令歸侍母歲餘復授御史大夫遷刑部尙書母憂去官

二十一年起復太原尹仍為河東採訪處置使復為刑

部尚書兼河南尹二十四年車駕還京以隱甫為東都

留守

累封清
河郡公

為政嚴肅甚為人吏之所歎服尋卒

贈益
州大

都諡曰忠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邪隱甫所至潔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強正稱云

新書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伸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喻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李尚隱其先趙郡人世居潞州之銅鞮近又徙家京兆

之萬年弱冠明經累舉補下邳主簿時姚瑱

新書
作班

為同

州刺史甚禮之景龍

新書神龍

中

左臺中丞侯令德爲關內黜陟使尙隱佐之

爲

左臺監察御史時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崔湜及吏部

侍郎鄭愔同時典選傾附勢要逆用三年員闕士庶嗟

怨尋而相次知政事尙隱與同列御史李懷讓於殿庭

劾之湜等遂下獄推究竟貶黜之時又有睦州刺史馮

昭泰誣奏桐廬令李師

新書名師旦

等二百餘家稱其妖逆

詔御史按覆之諸御史憚昭泰剛愎皆稱病不敢往尙

隱歎曰豈可使良善陷枉刑而不爲申明哉遂越次請

往竟推雪李師等奏免之俄而崔湜鄭愔等復用尙隱

自殿中侍御史出爲伊闕令懷讓爲魏縣令湜等旣死

尚隱又自定州司馬擢拜吏部員外郎

以將作少監營橋陵封高邑縣

男懷讓自河陽令擢拜兵部員外郎

懷讓舊人後歷給事中

尚隱

累遷御史中丞時御史王旭頗用威權爲士庶所患會

爲讐者所訟尚隱按之無所容貸獲其姦賊鉅萬旭遂

得罪尚隱尋轉兵部侍郎

出爲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鏤石

著驗聞人馮待徵等助實其言尚隱劾處妖妄詔流懷照播州

再遷河南尹尚隱性率

剛直言無所隱處事明斷其御下豁如也又詳練故事

近年制敕皆暗記之所在稱爲良吏十三年夏妖賊劉

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能覺察所部左遷桂州都

督臨行帝使謂之曰知卿公忠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綵

百正以慰之俄又遷廣州都督仍充五府經略使及去

任有懷金以贈尚隱者尚隱固辭之曰吾自性分不可

改易非為慎四知也竟不受之累轉京兆尹新書無歷蒲

華二州刺史新書在前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高邑伯新書在前

入為大理卿新書無代王鉷新書王邱為御史大夫時司農卿

陳思問多引小人為其屬吏隱盜錢穀積至累萬尚隱

又舉按之思問遂流嶺南而死尚隱三為憲官輒去朝

廷之所惡者時議甚以此稱之二十四年改太子詹事拜戶

部尚書前後更揚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二十八年轉太子賓客

尋卒年七十五諡曰貞自開元二十二年置京畿採訪處置等使用中丞盧奐為之尚

隱以大夫不充使永泰以後大夫
王翊崔渙李涵崔寧盧杞乃爲之

呂諲蒲州河東人志行修整勤於學業少孤貧不能自
振里人程楚賓家富於財諲娶其女楚賓及子震皆重
其才厚與資給遂遊京師天寶初進士及第調授寧陵
尉本道採訪使韋陟嘉其才辟爲支使隴右河西節度
使哥舒翰奏充度支判官累兼衛佐太子通事舍人諲
性謹守勤於吏職雖同寮追賞而塊然視事不離案簿
翰益親之累兼虞部員外郎侍御史祿山之亂哥舒翰
敗肅宗卽位于靈武諲馳赴行在內官朱光輝李遵驟
薦有才帝深遇之超拜御史中丞進奏無不允從幸鳳

翔遷武部侍郎賜金紫之服十月克復兩京詔誣與三

司官詳定陷賊官陳希烈已下數百人罪戾輕重誣用

法太深君子薄之

以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爲三司使又詔御史大

夫李峴及誣領使誣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傳經過之當時憚其持法然以峴故多所平反乾元

二年

九節度兵敗帝憂之

三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

下省事

翼日復以李峴李揆第五琦爲宰相而苗晉卿王興罷

七月丁母憂免十

月起復授本官兼充度支使

封須昌縣伯

遷黃門侍郎上元

元年正月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賜門戟旣立於第門或

謂誣曰吉慶之事不宜凶服受之誣遂權釋縗麻當中

而拜人皆笑其失禮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東平男誣旣

爲相用妻父程楚賓爲衛尉少卿子震爲員外郎中官

馬尚言出納詔命譚昵之有納賂於尚言求官者譚補

之藍田尉五月尚言事洩

帝怒命敬羽窮治

笞死以其肉令從

官食之譚坐貶太子賓客七月授譚荊州大都督府長

史兼御史大夫充澧朗忠硤五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譚至治所上言請於江陵置南都九月敕改荊州爲江

陵府

以譚爲尹

永平軍團練三千人

新書萬人

以遏吳蜀之衝又

析江陵置長寧縣又請割潭衡連道邵郴涪等七州

新案

書方鎮表增領涪衡潭岳郴邵永道連九州此作七州誤

隸江陵府先是張惟一爲

荊州長史已爲防禦使陳希昂爲司馬希昂衡州酋帥

家兵千人在部下自爲藩衛有牟遂金仕至將軍爲惟一親將與希昂積憾率兵入惟一衙索遂金之首惟一懼卽令斬首與之自是軍政歸於希昂及譴至奏追希昂赴上都除侍御史出爲常州刺史本州防禦使希昂路由江陵譴伏甲擊殺之部下皆斬積屍於府門府中懾服始奏其罪又妖人申泰芝以左道事李輔國擢爲諫議大夫輔國奏於道州界置軍令泰芝爲軍校誘引羣蠻納其金帛賞以緋紫用囊中敕書賜衣以示之人用聽信軍人例衣朱紫作剽礮洞吏不敢制已積年矣潭州刺史龐承鼎忿之因泰芝入奏至長沙繫之首賊

巨萬及左道文記一時搜獲遣使奏聞輔國黨秦芝奏

召秦芝赴闕既得召見具言承鼎曲加誣陷詔鞠承鼎

誣罔之罪令荆南府按問誣令判官監察御史嚴郢鞠

之誣上疏論其事肅宗怒賜承鼎死流郢於建州承鼎竟得

雪案新書承鼎得雪當在秦之賍敗流死下後秦芝竟以賊敗流死人重誣

之守正其剛斷不撓皆此類也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爲尹奏取材者數

十人總牙兵初誣作相與同列李揆不協及誣被斥二

年以善政聞揆惡之因言置軍湖南不便又使人往荆

湖密伺誣過誣知之乃上疏論揆揆坐貶袁州長史誣

素羸疾元年建卯月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有司諡曰肅

故吏度支員外郎嚴郢請以二字曰忠肅博士獨孤及

堅議以肅爲當

及執奏謂諡在義美惡不在多名文王

而諡曰文冀缺之恪審俞之忠隨會不忘其君而諡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名諡非古也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一名不盡其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文之諡唐興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言褊則失貞稱貞則遺褊故曰貞褊蓋有爲爲之也若迹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陳叔達曰忠溫彦博曰恭岑文本曰獻韋巨源曰昭皆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者諡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必以二名固所未聞

從之諡在合司無異稱及理江陵三年號

爲良守初郡人立祠諡沒後歲餘江陵將吏合錢十萬

於府西爽塏地大立祠宇四時祠禱之

始諡知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

後皆爲
宰相

蕭定字梅臣江南蘭陵人左僕射宋國公瑀曾孫也父
恕虢州刺史以定贈工部尚書定以蔭授陝州參軍金
城丞以吏事清幹聞給事中裴遵慶奏爲選補黜陟使
判官迴改萬年主簿累遷侍御史考功員外郎左右司
二郎中爲元載所擠出爲祕書少監兼袁州刺史歷信
湖宋睦潤五州刺史所蒞有政聲大厯中有司條天下
牧守課績惟定與常州刺史蕭復豪州刺史張鑑爲理
行第一其勤農桑均賦稅逋亡歸復戶口增加定又冠
焉尋遷戶部侍郎太常卿朱泚之逆變姓名爲張藏匿

里間間京師平首蒙旌擢除太子少師興元元年卒年

七十七加贈太子太師

蔣沆萊州膠水人吏部侍郎欽緒之子也

欽緒工文辭擢進士第累

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循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爲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邪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引士類此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銖秒罪不貸出爲華州刺史蕭至忠自晉州被召過欽緒欽緒本姻家因戒曰以君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禍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錄河南囚宣慰百姓振窮乏徙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性介獨刺史卒性孤潔自守惟與賈曾郭利貞相友云

好學早有名稱以孝廉累授洛陽尉監察御史與兄演

洛弟清俱以幹局吏事擅能名於天寶中長史韓朝宗
裴迴咸以推覆檢勾之任委之處事平允剖斷精當動
爲羣寮楷式乾元後授陸渾整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當
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沈竭心綏撫所至安輯副元帥郭
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誠軍吏曰蔣沈令清而嚴幹供
億故當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足無撓清政其爲名
人所知如此稍遷長安令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
河運出納使時元載秉政廉潔守道者多不更職沈以
故滯於郎位久不徙官大厯十二年常袞以羣議稱沈
屈擢拜御史中丞東都副留守尋遷刑部侍郎刪定副

使改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爲稱職建中元年冬鑾駕幸奉天沈奔行在爲賊候騎所拘執欲以僞職誘之因絕食稱病潛竄里閭間京師平首蒙旌擢拜右散騎常侍尋以疾終年七十四追贈工部尚書

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祖寶胤邠州刺史父紘蒲州刺史珏少以門蔭授懿德太子廟令累授乾陵臺令無幾拜試太子中允兼渭南尉奏課第一間歲復以清白尤異聞遷昭應令縣人請立碑紀政珏固讓不受遷楚州刺史本州營田使先是州營田宰相遙領使刺史得專達俸錢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員奉廨役者二千

戶歲以優授官者復十餘人珏皆條去之十留一二而租入有贏爲觀察使誣奏左授硤州刺史遷陳州刺史建中初上分命使臣黜陟官吏淮南李丞以珏楚州之去煩政簡使山南趙贊以珏硤州之廉清使淮南盧翰以珏之肅物皆以陟狀聞加中散大夫賜紫宣武軍節度使劉元佐署奏兼御史大夫汴宋都統行軍司馬無幾李希烈自汴州走除珏汴州刺史遷河南尹入爲司農卿當是時詔天下舉可任刺史縣令者殆有百人有詔令與羣官詢考及延問人間疾苦及胥吏得失取其有惻隱通達事理者條舉十纔一二宰相將以辭策校

之珏曰求良吏不可兼責以文學宜以聖君愛人之本爲心執政卒無難之皆叙進官頗多稱職貞元五年拜

京兆尹

司農供三宮畜茹三十車不足請市京兆是時韋彤爲萬年令珏使彤禁鬻賣民苦之德宗怒

奪珏彤俸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延英坐對珏剛嚴明察練日許直司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

達法理以勤身率下失於纖巧無文學大體八年坐竇

參改太子賓客無幾除嶺南節度觀察使以疾卒年七

十四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有子存慶自有傳

存慶字嗣德貌

偉岸及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五遷給事中與韋宏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幽州歸穆宗謂宰相曰必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對延英一刻遣之至鎮州疽發于背卒贈吏部侍郎

李惠登平盧人也

營州柳城人

少爲平盧裨將安祿山反遂

從兵馬使董秦海轉收滄棣等州輕師遠鬪賊不能支
史思明反復陷于賊脫身投山南節度使來瑱奏授試
金吾衛將軍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二千鎮隋州貞元初
舉州歸順授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遭李忠臣希烈殲
殘之後野曠無人惠登朴素不知學居官無拔萃率心
爲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
間田疇闢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謠其能及
于頓爲山南東道節度以其績上聞加御史大夫升其
州爲上尋加檢校國子祭酒及卒加贈洪州都督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初爲天德軍使李景略判

官性重厚常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醢進迪簡知誤以景
略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飲盡之而僞容其過以酒薄
白景略請換之

歸略血不以聞

於是軍中皆感悅及景略卒衆

以迪簡長者議請爲帥監軍使聞之拘迪簡於別室軍
衆連呼而至發戶扃取之表聞德宗使察焉具以軍情
奏除豐州刺史天德軍使自殿中授兼御史大夫再加
常侍追入拜太常少卿汝州刺史左庶子及張茂昭去
易定以迪簡爲行軍司馬旣至屬虞候楊伯玉以府城
叛俄而衆殺之迪簡兵馬使張佐元又叛迪簡攻殺之
乃得入尋加檢校工部尙書充節度使初茂昭奢蕩不

節公私殫罄迪簡至欲饗士無所取給乃以糲食與士同之身居戟門下凡周月軍吏感之請歸堂寢迪簡乃安其位三年以疾代除工部侍郎至京竟不能朝謝改太子賓客卒贈刑部尙書

諡曰襄

范傳正字西老南陽順陽人也父倫

新書作倫

戶部員外郎

與郡人李華敦交友之契傳正舉進士又以博學宏辭及書判皆登甲科授集賢殿校書郎渭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自比部員外郎出爲歙州刺史轉湖州刺史

又轉蘇州刺史

歷三郡以政事修理聞擢爲宣歙觀察使受代

至京師憲宗聞其里第過侈薄之因拜光祿卿以風恙

卒贈左散騎常侍傳正精悍有立好古自飭及爲廉察
頗事奢侈厚以財貨問遺權貴視公蓄如私藏幸而不
至甚敗褐衣時遊西邊著西陲要略三卷

袁滋字德深陳郡汝南人也

蔡州朗山人陳
侍中憲之後

弱歲強學

以外兄道州刺史元結有重名往來依焉每讀書元解

旨奧結甚重之

後客荆郢間
起學廬講授

無何建中黜陟使趙贊以

處士薦授試校書郎何士幹鎮武昌辟爲從事累官詹

事府司直部有邑長下吏誣以盜金滋察其寃竟出之

御史中丞韋縉

新書作
貞伯

聞之薦爲侍御史

刑部大理
罪人失其平

憚滋守法因權勢
以請滋終不署奏

轉工部員外郎貞元十四年韋臯始

通西南蠻夷酋長異牟尋貢琛請使朝廷方命撫諭選
郎吏可行者皆以西南遐遠憚之滋獨不辭德宗甚嘉
之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入南詔使未行遷祠部
郎中使如故來年夏使還擢爲諫議大夫俄拜尙書右
丞知吏部選事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潼關防禦
使鎮國軍使以寬易清簡爲政百姓有至自他境者皆
給地以居名其居曰義合里專以慈會爲本人甚愛之
然百姓有過犯者皆縱而不理擒盜輒捨或以物償之
徵拜金吾衛大將軍耄耄寡寡遮道不得進楊於陵代
其任宣言謂百姓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後羅拜

而訣上始監國與杜黃裳俱為相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會韋臯歿劉闢擁兵擅命滋持節安撫

為劍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

使行及中路拜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劍南東西川節

度使賊兵方熾

又滋兄峯在蜀為闢所劫滋畏不得全

滋懼而不進貶吉

州刺史俄拜義成軍節度使

滑用武地東有淄青北魏博滋嚴備而推誠信務在

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畏服之居七年

百姓立生祠禱之徵拜戶部尚書連

為荆襄二帥

滋言蔡兵勁與下同欲非朝夕計可下宜廣方畧離潰其心及宿兵三年調發益屈

詔出禁錢繼之滋揣天子且厭兵自表入朝欲議罷淮

西事道聞蕭俛錢徽坐阻議黜去滋翻其謀更言必勝

順可天子意乃得還俄而高霞寓

改彰義軍節度隨唐

鄧申光等州觀察使

僑治唐州又以滋儒者拜陽旻為唐州刺史將其兵

逆賊吳

元濟與官軍對壘者數年

滋先世墳墓在蔡吳少陽時為修墓禁芻牧諸袁多署右

職稟給之滋至治去斥候與元濟通好賊圍新興滋卑辭講解賊因是易滋不為備時帝責戰急

滋竟

以淹留無功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

累封淮陽郡公

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

新書太保

滋工篆籀書雅有古法因

使行著雲南記五卷

滋既病作遺令處後事訖三年皆有條次性寬易與之接者皆自謂

可見肺肝至家人不得見喜愠薄居處衣食

嘗讀劉暉悲甘陵賦嘆其褒善

懲惡雖失春秋之旨然其文不可廢因著甘陵賦後序

子

均右都拾遺

新書仕至翰林學士

薛萃河東寶鼎人也

七世祖道實為隋禮部尚書父順為奉先尉與楊國忠有舊及用事

將引之少以吏事進累官至長安令拜號州刺史朝廷

輒謝絕

以尤課擢爲湖南觀察使又遷浙江東道觀察使以理

行遷浙江西道觀察使

加御史大夫累封河東郡公

廉風俗守法度

人甚安之理身儉薄嘗衣一綠袍十餘年不易因加賜

朱紱然後解去萃歷三鎮凡十餘年家無聲樂俸祿悉

以散諸親族故人子弟除左散騎常侍致仕時有年過

懸車而不知止者惟萃年至而無疾請告角巾東洛時

甚高之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尙書

諡曰宣萃於文章中長於詩兄芳有器幹

萊與萃其母代宗從母也以外戚奉朝請皆贊善大夫

萃子膺大和初爲右補闕內供奉其弟齊佐興元李絳

幕府絳遇害齊死于難膺聞不及請馳赴之哀甚聞者垂泣後歷工部員外郎

閻濟美登進士第累歷臺省有長者之譽自婺州刺史

為福建觀察使復為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

案德宗紀貞元十三

年柳冕為福建觀察使憲宗紀元和四年元義方為福建

觀察使柳冕傳冕治福建無狀以閩濟美代之則濟

美之拜福建也當在永貞元年之後其遷浙西也當在

元和四年之前但浙西自貞元十五年李錡拜後至元

和二年錡反伏誅韓臯代之中間無緣更有濟美也案

薛戎傳作浙東當是元和二年浙東楊於陵遷後濟美

代之疑作所至以簡澹為理兩地之人常賦之外不知

浙東為是

其他入拜右散騎常侍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

案濟美之為福建在貞元時則其為潼關也亦當在元

和中但潼關自元和以歷長慶寶祿大和開成皆受代

歷歷中間又無緣入為祕書監以年及懸車上表乞骸

有濟美也未詳

骨以工部尚書致仕後以恩例累有進改及歿于家年

九十餘

溫諡曰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高祖
琨以洗馬事太子承乾諫不聽太宗才之擢給事中高
宗在東宮爲中舍人封武陽縣侯孝敬爲太子琨以右
中護爲詹事卒贈秦州都督諡曰貞丹蚤孤從外祖顏
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庾兄入紫閣山事從父
能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
宗爲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爲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
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
私覲官丹曰使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貿官受錢
卽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

君死還爲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爲隸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上疏以爲孝文世法廢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闢則可使者惟兩京耳憲宗褒美會闢圍梓州乃授丹劍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闢去梓因以讓高崇文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封武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爲江南西

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爲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戛而焚丹召工教爲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爲估不取贏利人能爲屋者受材瓦於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爲爲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直南北市爲營以舍軍歲中早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爲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爲新廐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

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
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詔丹解官待辯會卒年
五十八驗卒所告皆不實丹治狀愈明大和中裴誼觀
察江西上言爲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
實錄見丹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
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
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泉上丹功狀命刻
功于碑子宙推蔭累調河南府司錄參軍李珣表河陽
幕府宣宗謂宰相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
乃拜侍御史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爲副

是時回鶻已破諸部入塞下剽殺吏民鈞欲得信重吏
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雁門五原絕武州塞略雲中踰句
注徧見酋豪鑄諭之視亭鄣守卒增其稟約吏不得擅
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
吏部郎中出爲永州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
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爲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
罪宙爲書制律并種植爲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餉
艱險每饑人輒孥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
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家
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爲

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
採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
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
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
者宙條約使略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
羣入民家號行盜皆迎爲辦具謂之起盆後爲解素喧
呼痕鬪宙至一切禁之還爲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
察使政簡易南方以爲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
趾撫兵積備以幹聞加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咸通中卒宙弟岫字伯起亦有名宙在嶺南以

唐書三十四
三二
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子孫或當依之謙
後以功爲封州刺史生二子卽隱龔盧攜舉進士陋甚
岫獨謂攜必大用攜執政岫自泗州刺史擢福建觀察
使云

盧宏宣字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鄭權帥襄陽辟署幕
府李愬代權二人交憾宏宣始謁愬愬敕左右謹衛旣
與語見其冲遠不覺洗然裴度留守東都表爲判官遷
累給事中駙馬都尉韋處仁拜虢州刺史宏宣謂非所
任還詔不下開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詔宏宣與吏部郎
中崔璿分道賑卹使有指還遷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劍

南東川節度使時歲饑盜贅結酋豪自王僞署官吏發
敖屠招亡命聯蓬瀛嘉榮諸州誅蠻落搖亂根株磐熾
宏宣下檄脅諭賊黨稍降其黠强者署軍中孱無能還
之農魁長逃入峽中吏捕誅之徙義武節度使宏宣性
寬厚政目簡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甚貸河朔故法偶
語軍中則死宏宣始除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
飛狐宏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
民隨方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
軍食以饒歷工部尙書祕書監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
七十七贈尙書右僕射宏宣忠士庶人家祭無定儀乃

合十二家法損益其當次以爲書子告字子有及進士
第終給事中

薛元賞亡里系所來大和初自司農少卿出爲漢州刺
史時李德裕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曾維州降德裕受之
以聞牛僧孺沮其議執還之元賞上書極言可因撫之
潰虜膺腹不可失不省段文昌代德裕狀元賞治當最
遷累司農卿京兆尹出爲武寧節度使罷泗口猥稅人
以爲便俄徙邠寧會昌中德裕當國復拜京兆尹都市
多俠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敼坊閭元賞到府三
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

文元賞長吏事能推言時弊件白之禁屯怙勢擾府縣
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就加檢
校吏部尙書閔歲進工部尙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德
裕用元賞弟元龜爲京兆少尹知府事宜宗立罷德裕
而元龜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元賞下除袁王傳久之復
拜昭義節度使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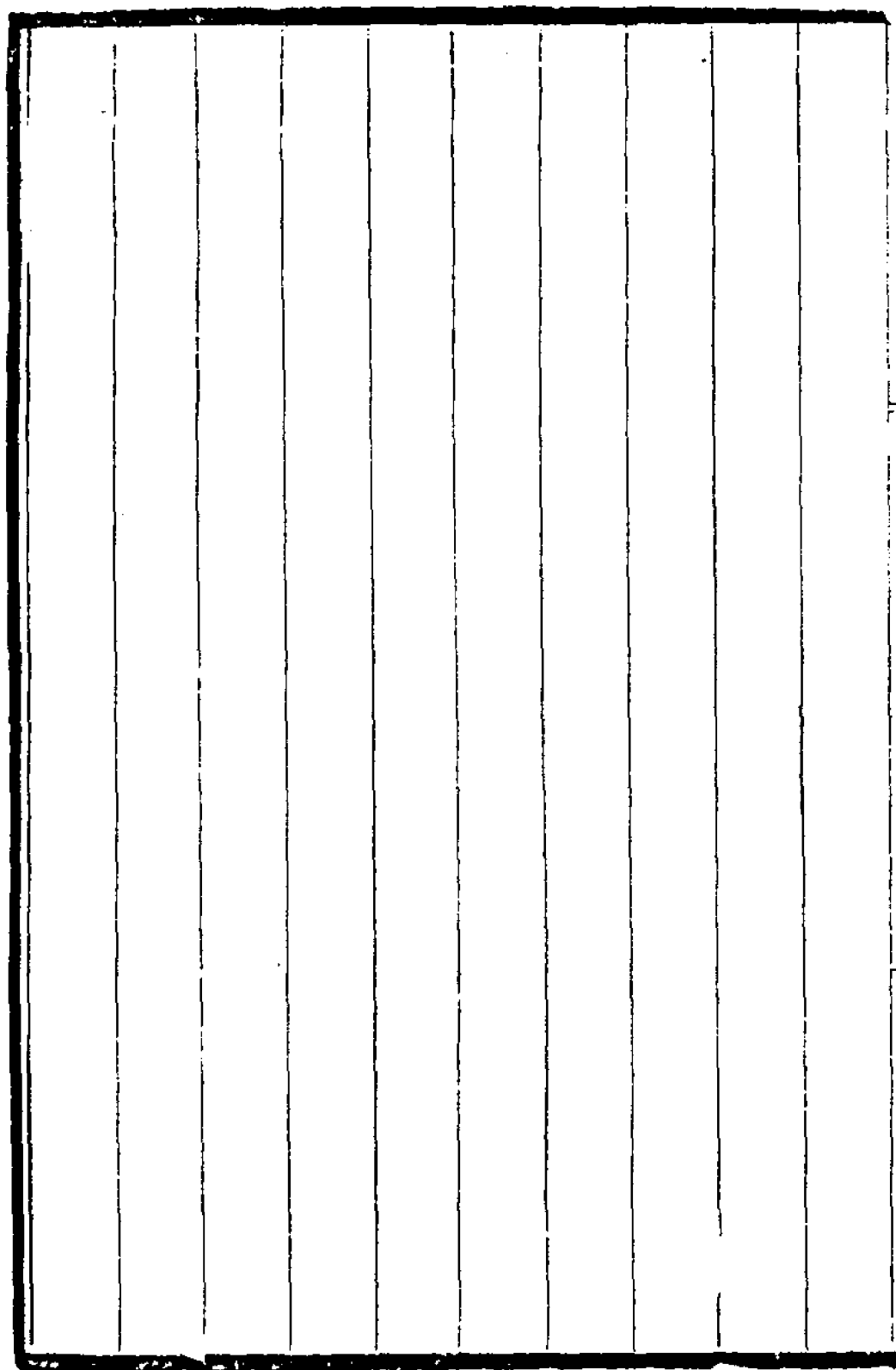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
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絙
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
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鹽鐵官權取茶利

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
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
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乎亦不
使罪爾曹卽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
不能具葬者以俸敕吏爲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
鬪民在庭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
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
轉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
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廉約蓋資性云

贊曰聖人造世才傑濟時在理致治無爲而爲坑隍非

議簡易從規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一

列傳百四十一

酷吏上

來俊臣

周興

傅游藝

邱神勣

索元禮

侯思止

萬國俊

來子珣

王宏義

郭霸

吉頊

古今御天下者其政有四五帝尚仁體文德也三王仗義立武功也五霸崇信取威令也七雄任力重刑名也

蓋仁義既廢然後齊之以威刑威刑既衰而酷吏爲用於是商鞅李斯誦詐設矣持法任術尊君卑臣奮其策而鞭撻宇宙持危救弊先王不得已而用之天下之人謂之苛法降及兩漢承其餘烈於是前有郅都張湯之徒持其刻後有董宣陽球之屬肆其猛雖然異代亦克公方天下之人謂之酷吏此又鞅斯之罪人也然而網既密而姦不勝矣夫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誠哉是言也唐初革前古之敝務於勝殘垂衣而理且七十載而人不敢欺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逮則天以女主臨朝大臣未附委政獄吏翦除宗枝於是來俊臣

索元禮萬國俊周興邱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宏義之屬
紛紛而出然後起告密之刑制羅織之獄生人屏息莫
能自固至於懷忠蹈義連頸就戮者不可勝言武后因
之坐移唐鼎天網一舉而卒籠八荒酷之爲用斯害也
已遂使酷吏之黨橫噬於朝制公卿之死命擅王者之
威力貴從其欲毒侈其心天誅發於脣吻國柄秉於掌
握凶慝之士榮而慕之身赴鼎鑊死而無悔若是者何哉
要時希旨見利忘義也嘗試而論之今夫國家行斧鉞
之誅設狴牢之禁以防盜者雖云固矣而猶踰垣掘塚
揭篋探囊死者於前盜者於後何者以其間有欲也然

所徇者不過數金之資耳彼酷吏與時上下取重人主無怵惕之憂坐致尊寵杖起卒伍富擬封君豈惟數金之利耶則盜官者爲幸矣故有國者則必窒覬覦之路杜僥倖之門可不務乎況乎樂觀時變恣懷陰賊斯又郅都董宣之罪人也異哉又有効於斯者中興四十載而有吉溫羅希奭之蠹政又數載而有敬羽毛若虛之危法朝經四葉獄訟再起比周惡黨勦絕善人屢撓將措之刑以傷太和之氣幸災樂禍苟售其身此又來索之罪人也嗚呼天道禍淫人道惡殺旣爲禍始必以凶終故自鞅斯至於毛敬蹈其跡者卒以誅夷非不幸也

嗚呼執愚賈害任天下之怨反道辱名歸天下之惡或肆諸原野人得而誅之或投之魑魅鬼得而誅之天人報應豈虛也哉俾千載之後聞其名者曾蚍豕之不若悲夫昔春秋之義善惡不隱今爲酷吏傳亦所以示懲勸也語曰前事不忘將來之師意在斯乎新書

序曰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芋然爲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宗懦庸盜據天權畏下異已欲脅制羣臣榴剪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稟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資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背臭臭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錐忠鯁貴強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帷闥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

周矩諫后曰囚人告訐遂以爲常推劾之吏以嶮責痛
詆爲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快兼暴拉脅
籤爪縣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
不得瞑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
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
今舉朝脅息謂陛下朝與爲密夕與爲讐一罹搗逮便
與妻子決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
乃稍息而酷吏浸浸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類事
叢姦臣作威渠愴宿狡頗用慘刻畜然不得如武后時
敢搏擊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爲酷觀後臣輩
怵利放命內懷滔天又
張湯邳都之士苴云

來俊臣雍州萬年人也父操博徒與鄉人蔡本結友遂
通其妻因携蒲羸本錢數十萬本無以酬操遂納本妻
入操門時先已有娠而生俊臣凶險不事生產反覆殘
害舉無與比曾於和州犯奸盜被鞠遂妄告密召見奏

刺史東平王續杖之一百後續天授中被誅俊臣復告

密召見奏言前所告密是豫博州事枉被續決杖遂不

得申則天以爲忠累遷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按制獄少

不會意者必引之前後坐族千餘家二年擢拜左臺御

史中丞朝廷累息無交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侯思

止王宏義郭霸新書宏霸李仁敬司刑評事康晔衛遂忠等

同惡相濟招集無賴數百人令其告事共爲羅織千里

響應欲誣陷一人卽數處別告皆是事狀不異以惑上

下仍皆云請付來俊臣推勘必獲實情則天於是於麗

景門別置推事院俊臣推勘必獲專令俊臣等按鞫亦

號爲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宏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輩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皆有條貫支節布置事狀由緒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圍遶炙之並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又與索元禮等作大柳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卽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卽死十曰求破家復有鐵

籠頭連其枷者輪轉於地斯須悶絕矣囚人無貴賤必先布枷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矣則天重其賞以酬之故吏競勸爲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紛然道路名流僂俛閤口而已朝士多因入朝默遭掩襲以至於族與其家無復音息故每入朝者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不如意元年地官尚書狄仁傑益州長史任令暉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宏司賓卿崔神基文昌左丞盧獻等六人並爲其羅告俊臣旣以族人家爲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請降敕一問卽承同首例得減死及脅仁傑等反仁傑歎曰大周

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已爾得減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尚書昔在春官時執柔任某司員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止焉仁傑既承反有司但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得憑守者求筆視拆被頭帛書之敘冤苦置於綿衣遣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復疑矣家人得衣中書仁傑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愕然召問俊臣曰卿言仁傑

等承反今子弟訟寃何多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
罪臣寢處甚安亦不去其巾帶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繼
視之俊臣遽令獄卒令假仁傑等巾帶行立於西命繼
視之繼懼俊臣莫敢西顧但視東唯諾而已俊臣令繼
少留附進狀乃令判官妄爲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而
進之鳳閣侍郎樂思晦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宜隸於
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
之無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仁傑曰卿承
反何也仁傑對曰不承反臣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
謂作謝死表仁傑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代署遂出此

六家俊臣復按大將軍張虔勗大將軍內侍范雲仙於洛陽牧院虔勗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以亂刀斬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稱所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俊臣累坐賊爲衛吏紀履忠所告下獄

免爲民

長壽二年除殿中

丞又坐賊出爲同州參軍逼奪同列參軍妻仍辱其母

萬歲通天元年召爲合宮尉擢拜洛陽令司農

新書司農

少

卿則天賜其奴婢十人當受於司農時西蕃酋長阿史那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因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將圖其婢諸蕃長詣闕割耳勞面訟冤者數十人

乃得不族時綦連耀劉思禮等有異謀明堂尉吉頊知

之不自安以白俊臣發之連坐族者數十輩俊臣將擅

其功復羅告頊得召見僅而免

俊臣誣司刑史樊戡以謀反誅其子訴闕下有

司無敢治因自刳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為流涕俊臣奏

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后為宥死流漢

州萬歲通天中上巳與其黨集龍門題指紳名於石抵

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謀繩

其惡未發俊臣先逼娶太原王慶誚女慶誚女適段簡而美

俊臣與河東衛遂忠有舊遂忠行雖不著然好學有詞

辨嘗攜酒謁俊臣俊臣方與妻族宴集應門者給云已

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宅慢罵毀辱之俊臣恥其妻族命

毆擊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構隙

妻亦慙自殺簡有美妾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

以妾歸之俊臣將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

相倚撫則天屢保持之

俊臣知羣臣不敢斥已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

陵王與南北衙謀反因得騁志遂忠發其謀

而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

其罪乃棄市

年四十七

國人無少長皆怨之競剮其肉斯須

盡矣

人皆相慶曰今得背著牀瞑矣爭抉目摘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無子餘家屬籍沒方俊臣

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員及敗有司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家后赦其罪

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八日詔曰國之大綱惟刑與政刑

之不中其政乃虧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

恭劉景陽等庸流賤職姦吏險夫以麤暴爲能官以凶

殘爲奉法往從按察害虐在心倏忽加刑呼吸就戮曝

骨流血其數甚多冤濫之聲盈於海內朕唯布新澤恩
被人祇撫事長懷尤深惻隱光業等五人積惡成釁並
謝生涯雖其人已殂而其跡可貶所有官爵並宜追奪
其枉被殺人各令州縣以禮埋葬還其官蔭劉景陽身
今見在情不可矜特以會恩免其嚴罰宜從貶降以雪
冤情可棣州樂單縣員外尉自今內外法官咸宜敬慎
其文深刺骨跡徇疑脂高下任情輕重隨意其酷吏印
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
禮傳游藝王宏義張知默裴籍焦仁直侯思止郭霸李
仁敬皇甫文備陳嘉言等其身已死自垂拱已來枉濫

殺人有官者並令削奪唐奉一依前配流李秦授曹仁
哲並與嶺南惡處開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御史大夫
程行謨奏周朝酷吏來子珣萬國俊王宏義侯思止郭
霸焦仁亶張知默李敬仁唐奉一來俊臣周興邱神勣
索元禮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劉光業王德壽屈
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王處貞二十三人殘害宗枝毒陷
良善情狀尤重子孫不許與官陳嘉言魚承曄皇甫文
備傳游藝四人情狀稍輕子孫不許近任

周興者雍州長安人也少以明習法律爲尚書省都事
累遷司刑少卿秋官侍郎自垂拱已來屢受制獄被其

陷害者數千人天授元年九月革命除尚書左丞上疏

除李家宗正屬籍

是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與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於市臨刑請得召見與

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

二年十一月與邱

神勳同下獄

詔來俊臣鞠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

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

當誅

則天特免之徙於嶺表在道爲讐人所殺

傅游藝衛州汲人也載初元年爲合官主簿左肅政臺

御史除左補闕上書稱武氏符瑞合革姓受命則天甚

悅擢爲給事中數月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同月又加

朝散大夫守鸞臺侍郎依舊同平章事其年九月革命

改天授元年賜姓武氏二年正月加銀青光祿大夫兄
神童爲冬官尚書兄弟並承榮寵逾月除司禮少卿停
知政事夢登湛露殿旦而陳於所親爲其所發伏誅五以
品禮葬之時人號爲四時仕宦言一年自青而祿及於朱紫
也歲中卽敗前希則天旨誣族皇枝神龍初禁錮其子
古少其比云孫初游藝請則天發六道使雖身死之後竟從其謀於
是萬國俊輩恣斬戮矣

邱神勣左衛大將軍行恭子也永淳元年爲左金吾衛
將軍宏道元年高宗崩則天使於巴州害章懷太子旣
而歸罪於神勣左遷疊州刺史尋復入爲左金吾衛將

軍深見親委受詔與周興來俊臣鞠制獄俱號爲酷吏
垂拱四年博州刺史瑯琊王冲起兵以神勣爲青平道
大總管尋而冲爲百姓孟青棒吳希智所殺神勣至州
官吏素服來迎神勣揮刃盡殺之破千餘家因加左金
吾衛大將軍天授二年十月下詔獄伏誅

索元禮胡人也光宅初徐敬業起兵揚州以匡復爲名
則天震怒又恐人心動搖欲以威制天下元禮探其旨

告事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於洛州牧院推案制獄

作鐵

籠轂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紉囚梁上縋石於頭

元禮性殘忍

推一人廣令引數十百人衣冠震懼甚於狼虎則天數

召見賞賜張其權勢凡爲殺戮者數千人於是周興來
俊臣之徒効之而起矣時有諸州告密人皆給公乘州
縣護送至闕下於賓館以廩之稍稱旨必授以爵賞以
誘之貴以威於遠近元禮尋以酷毒轉甚則天收入望
而殺之

薛懷義始貴而元禮養爲假子故爲后所信後以酷猛復受賕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

服罪死獄中

天下之人謂之來索言酷毒之極又首

按制獄也載初元年十月左臺御史周矩上疏諫曰頃
者小人告訐習以爲常內外諸司人懷苟免姑息臺吏
承接強梁非故欲規避誣構耳又推効之吏皆以深刻
爲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脅籤

爪懸髮薰耳臥隣穢溺曾不聊生號爲獄持或累日節
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旣非
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
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以求帝王耶只是不勝
楚毒自誣耳何以覈之陛下試取所告狀酌其虛實者
付令推微訊動以探其情所推者必上下其手希聖旨
也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之
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聞有追攝與妻子卽爲死訣故
爲國者以仁爲宗以刑爲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
此之謂也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則天從之由是

制獄稍息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也貧窮不能理生業乃樂事渤海高元禮家性無賴詭譎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反之徒已興矣判司教思止說游擊將軍高元禮因請狀乃告舒王元名及裴貞反周興按之並族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曲媚引與同坐呼爲侯大曰國家用人以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卽奏云獬豸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對之則天大悅天授三年乃拜朝散大夫左臺侍御史元禮復教曰在上知侯大無宅儻以諸役官宅見

借可辭謝而不受在上必問所由卽奏云諸反逆人臣惡其名不願坐其宅則天復大悅恩澤甚優思止旣按制獄苛酷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認白司馬不然卽喫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白司馬坂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棒卽殺瑯琊王沖者也思止間巷庸奴常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而倒曳元忠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墜脚爲鐙所挂被拖曳思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爲國家御史須識禮數輕重如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爲抑我承反奈何爾佩服朱紫親銜天

命不行正直之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仰教思止驚起悚怍曰思止死罪幸蒙中丞教引上牀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言竟不正時人効之以爲談謔之資侍御史霍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獻可具以其言奏則天亦大笑時來俊臣棄故妻逼妻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商量鳳閣侍郎李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大可笑諸宰相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乎竟爲李昭德榜殺之

萬國俊洛陽人少譎異險詐垂拱後與來俊臣同爲羅織經屠覆宗枝朝貴以作威勢自司刑評事俊臣同引爲判官天授二年攝右臺監察御史常與俊臣同按制獄長壽二年有上封事言嶺南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國俊就按之若得反狀便斬決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置於別所矯制賜自盡並號哭稱冤不服國俊乃引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仍誣奏云諸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爲變不遙則天深然其奏乃命右衛翊二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

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等並攝監察御史分往劔南黔中安南等六道鞠流人尋擢授國俊朝散大夫肅政臺侍御史光業等見國俊盛行殘殺得加榮貴乃共肆其凶忍唯恐後之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少者咸五百人亦有遠年流人非革命時犯罪亦同殺之則天後知其冤濫下制被六道使所殺之家口未歸者並遞還本管國俊等俄亦相次而死皆見鬼物爲祟或有流竄而終

來子珣雍州長安人永昌元年四月以上書陳事除左臺監察御史時朝士有不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曰臣

聞束帶立於朝舉朝大噓則天委之按制獄多希旨賜
姓武氏字家臣天授中丁父憂起復朝散大夫侍御史
時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
威并兄子鷹揚郎將軍虔通等爲子珣誣告謀反誅又
於盱眙毀其父左監門大將軍伯英棺柩俄又轉爲游
擊將軍右羽林中郎將常衣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謂
之長壽元年配流愛州卒

王宏義冀州衡水人也告變授游擊將軍天授中拜右
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中拜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羅告衣
冠延載元年俊臣貶宏義亦流放瓊州妄稱敕追時胡

元禮爲侍御史使嶺南道次於襄鄧會而按之宏義詞窮乃謂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任御史元禮任洛陽尉元禮今爲御史公乃流囚復何氣類乃榜殺之宏義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氈褥遭之者斯須氣絕矣苟自誣引則易於他房與俊臣常行移牒州縣懼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野葛也宏義常於鄉里傍舍求瓜主恡之宏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命人捕逐斯須園田盡矣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郭霸

新書
宏霸

廬江人也

舒州同安人

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

應革命舉拜左臺監察御史如意元年除左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二年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焉時人號爲四其御史時大夫魏元忠臥病諸御史盡往省之霸獨居後比見元忠憂懼請示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悚霸悅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卽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朝士嘗推芳州刺史李思徵榜捶考禁不勝而死聖厯中屢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遽歸命家人曰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上其廷曰汝

枉陷我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刎其腹斯須蛆

爛矣是日閭里亦見兵馬數十騎駐於門少頃亦不復

見矣

是時大旱宏霸死而雨

時洛陽橋壞行李弊之至是功畢則

天嘗問郡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

新書司勳郎中

張元一素

滑稽對曰百姓喜洛橋成幸郭霸死此卽好事

元一曰比有三

慶旱而雨洛橋成宏霸死

吉頊洛州河南人也身長七尺陰毒敢言事進士舉累

轉明堂尉

父哲爲易州刺史坐賕當死頊往見武承嗣

自陳有二女弟請侍王巾盥者承嗣喜以犢

車迎之三日未言問其故答曰父犯法且

死故憂之承嗣爲表貸哲死遷頊龍馬監

萬歲通天二年有箕州刺史劉思禮白云學於張憬藏善相云洛州

錄事參軍綦連耀應圖讖有兩角騏驎兒之符命項告
之則天付武懿宗與項對訊懿宗與項誘思禮令廣引
朝士必全其命思禮乃引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
孫元通天官侍郎劉奇石抱忠鳳閣舍人王處來庭主
簿柳璆給事中周潘涇州刺史王勔監察御史王助司
議郎路敬淳司門員外郎劉慎之右司員外郎宇文全
志等三十六家微有忤意者必構之楚毒百端以成其
獄皆海內賢士名家天下寃之親故連累竄逐者千餘
人項由是擢拜右肅政臺中丞日見恩遇

來俊臣下獄
司刑當以死

狀三日不下項從武后游苑中因間言臣爲陛下耳目
知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

之項曰于安遠告虺貞反今爲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
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后斬俊臣而召安
遠爲尚明年突厥寇陷趙定等州則天召項檢校相州
食奉御

刺史以斷賊南侵之路項以素不習武爲辭則天曰賊
勢將退藉卿威名鎮遏耳初太原有術士溫彬茂高宗
時老臨死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卽詣闕
獻之慎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狀中預陳則天革命
及突厥至趙定之事故則天知賊至趙州而退項初至
州募人畧無應者俄而詔以皇太子爲元帥應募者不
可勝數及賊退項入朝奏之則天甚悅

后曰人心若是邪卿可爲羣臣

道之項誦語於朝諸武惡之

聖歷二年臘月遷天官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時易之昌宗諷則天置控鶴監官員則天以
易之爲控鶴監頃素與易之兄弟親善遂引頃以殿中
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
郎李迥秀俱爲控鶴內供奉時議甚不悅初則天以頃
幹辨有口才偉儀質堪委以心腹故擢任之及與武懿
宗爭趙州功於殿中懿宗短小俯僂頃聲氣凌厲下視
懿宗嘗不相假則天以爲卑我諸武於我前其可倚與
其年十月以弟作僞官貶琰川尉及辭召見泣曰臣去
國無復再謁願有所
言然疾棘請須臾問后命坐頃曰水土皆一盞有爭乎
曰無以爲塗有爭乎曰無曰以塗爲佛與道有爭乎曰
有之頃頓首曰雖臣亦以爲有夫皇太子外戚有分則兩
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

親疏之不明是驅使必爭臣知兩不

後改安固

新書尉始豐

安矣

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

尋卒

客江都卒

初中宗未立爲皇太子時易之昌宗嘗密問
項自安之策項云公兄弟承恩旣深非有大功於天下
則不全矣今天下士庶咸思李家廬陵旣在房州相王
又在幽閉主上春秋旣高須有付託武氏諸王殊非屬
意明公若能從容請建立廬陵及相王以副生人之望
豈止轉禍爲福必長享茅土之重矣易之然其言遂承
間奏請則天知項首謀召而問之項曰廬陵王及相王
皆陛下之子先帝顧託於陛下當有主意唯陛下裁之
則天意乃定項旣得罪時無知者睿宗卽位左右發明

其事乃下制曰故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頊
體識宏遠風規久大嘗以經緯之才允膺匡佐之委時
王命中否人謀未輯首陳返政之議克副祈天之基永
懷遺烈寧忘厥効可贈左御史臺大夫

唐書二百四十一

